

驻村干部的舞蹈

宋伯胜

提问，先是摸头，后是“嘿嘿”憨笑，然后诚恳地告诉我：“都是蒙的。”

他说，那年，他放牛回家，见乡政府门前用红纸贴着招兵布告，踊跃报了名。接兵的看他动如风，蹦如羊，唱如清泉，一身文艺细胞，直接为他办理了入伍手续。到部队他才知道，这次招的是文艺兵，全市只有两个名额，专门跳舞的。他被分配到解放军总装备部，新兵集训未满，就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慰问演出，就是航天员杨利伟所在的部队。你说幸运不幸运？他说。

欧阳明辉在山里生长，在山里成长。他的家乡王家坪是“全国民族文化先进乡”。从小深得文化熏陶，耳濡目染自带流量。他往舞台一站，镁光灯便划着圈跟着他转。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舞着数以千计的荧光棒，他就想到乡村田野，想到漫天飞舞的萤火虫。对于舞蹈，他一直信心满满。2000年8月，总政治部举办《军人道德组歌》演唱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亲临演唱会现场，并与演员合影留念，欧阳明辉也在其中。

本来准备留在北京，但后来还是选择了回家。不惑之年，家人给他发来视频——父亲病重，躺在医院，浑浊的双眼含满泪水。他瞬间懂了。他哭了。父亲无声的思念，让他毅然选择了回到家乡。

四

离开北京，艺术生涯结束。但人生舞台才刚刚开始。

转业后，欧阳明辉被安排在银行上班。那时，脱贫攻坚正如火如荼，各单位都有帮扶任务。他说，我相信，能在村里搞出点名堂。舞蹈特长派上用场。

他说，那时去村里，觉得有点像悬崖上的瀑布，无路可退，只能勇往直前。

风景也是这么来的。

他所驻村叫马鞍会村。隶属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白族，从遥远的云南迁徙而来，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这里山高水长。一山连着一山，山尖连着天际。驱车入村，如一叶小舟飘荡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最远的那段路，可从早晨麻亮开始，走到晚上掌灯时分。那时，在山与山交界的一个断崖尽头，有一条河。河的南边叫湖南，河的北边叫湖北。

就是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

白云深处的村庄，贫穷、落后。如刘亮程所写的《一个人的村庄》——这里的路坑坑洼洼、分枝分叉，路的尽头是屋。这里的路，是牛摇晃着铃铛一步一步踩出来的。这里，不叫耕地，叫岩壳。岩壳壳的地，像土家人的鞋垫，一层一层，是村民一锄一锄挖出来的。这里的村民用鼎罐煮饭，用松油掌灯。

五

欧阳明辉的住处，在山中一块坪地里。旁边有两栋木房。一栋住着老人，是“阳光敬老院”。一栋住着留守儿童，兼村部礼堂和学堂。马鞍会村1200多人，其中700多人在外务工。一天，他正在屋外晨练，忽有掌声响起，循声望去，不远处，一群村民正望着他，包括老人和孩子，活似看“西洋镜”。他知道，机会来了。他要让一心要摆脱贫困的村民，也走进多彩的文化生活。

他的特长是跳舞，白族是仗歌舞的发源地。他的舞蹈，将派上大用场。

仗歌舞是一种集体舞蹈，它神采飞扬、喜气洋洋，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生活所困，在白族，这多姿的民间舞蹈，已濒临失传。2011年，国家将白族仗歌舞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欧阳明辉白天和村民一起生产，晚上，就到村部礼堂带领村民一起搞排练。

舞蹈是肢体艺术，讲究柔性和韧性，这恰恰是农民的短板。长期单一的田间劳作，已使农民“憨态可掬”。面对这群完全没有基础的农民舞者，欧阳明辉不急不躁，言传身教。他说：“只要肯施肥，瘦地也有好收成。”他教村民各种舞蹈动作，如劳动中的“擦汗”。他说，不应用手掌直接擦脸，而是要一只手牵着毛巾，一只手围着下巴，翘起兰花指，身子往后仰，用手背呈弧形上扬，这样才有美感，又如“打鼓”。他说，“打鼓”这个动作，硬邦邦地站在那里，力气再大也没有力度。应该踩着步马，身子前倾，鼓响捶落，交叉抬脚。如此反复，整齐划一，铿锵有力……

欧阳明辉，跳的是舞，交的是心。驻村工作也越做越顺。遇到修路架桥、征地拆迁等皮毛事，只要他一到场，都没了火气。喊人的称呼，是人和人之间最淳朴的情感表达。刚开始，村民叫他“同志”，后来喊他“老师”，现在干脆喊他“欧阳兄弟”。

2025年12月11日晚7:30，央视综艺节目《劲舞开跳》正播出。第四个节目《白族仗鼓舞》，一群白族农村妇女身着彩服，头戴圆帽，腰佩围兜，蹬马步、踩鼓点，步履轻快，喜气洋洋。时而如牡丹盛开，时而如秋菊点点，时而如溪水潺潺。一招一式，满是自信，满是自豪。

演出一阵子，幸福一辈子。表演结束后，这群从田坎上走出来的特殊舞者，仍饱含热泪久久不愿离去。在央视舞台的正中央，她们曾一拥而上，用乡村“打桐油”的古老方式，把心中的“欧阳兄弟”抛得老高……

时代不同了，地里能长出庄稼，也能长出快乐。

原来，舞蹈也可以治病。

三

四十年前，我做过新闻记者，在业内小有名气。这次和欧阳明辉见面，没有套话，直奔主题。我问他，为什么跳舞？为什么还领着农民跳舞——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坐在我对面的欧阳明辉像学生回答



一卷春色暖

□任随平

茶汤一盏，展一卷春色。

春色，最先从墙角醒过来。最先发现墙角鹅黄嫩绿的当是转过墙角的鸡雏们，一只母鸡，三五只鸡雏，一股脑儿从墙角扑啦啦冲出来，转过墙角的时候，一只斜斜地擦倒地面上，右侧的翅膀扑棱着，扇起一股烟尘。领先的母鸡冲到了场院的旧草垛跟前，猛然立住了脚，愣愣地望着草垛发呆，三五只鸡雏四散开来，场院边立着的，漫到墙根的，突兀之间，那鸡雏猛地向着墙根啄了一下，愣了眼，好半天回过神来，又低头啄了一口，悻悻然立着，似乎在回味着什么。这时候，站在场院里的人忍不住了，轻手轻脚走到了墙根，俯下身去，勾了头，原来是绒毛一般鲜嫩的草芽儿，青青亮亮，鹅黄中透着绿意，嫩绿中显出几分蛋黄，经过了昨夜雨露的滋润，在晨光中显得迷丽动人。场院里的人忍不住笑了，笑这春日里的鸡雏们，也笑自己春色已至，而自己还未发现。

于是，伸直了腰身，嘿然一笑。转身向着远山慢行。

下得沟坡，风从沟底向着坡顶爬上来，捎带着丝丝缕缕尘土的气息。这气息里，有阳光干净的味道，浅浅的干燥气息，却藏着历久弥新的馨香味道。河水消融，悄然向着低处漫溯。河边，弥漫着一抹浅绿，那绿，是渗透在土地的肌肤之中，去冬枯了的草茎，干干硬硬地立着，将生命的倔强伸向天空。有人拿了铁锹掏渠引水，他是要将去冬淤了泥的水渠重新清理，好给过河的牲畜们留出一汪清泉。

牲畜是村庄养育的生灵，也是喂养庄稼的生灵。它们需要一眼清泉，喂养生命。

去往远山的蜿蜒小径上，已然有牛响着铃铛踊而行。铃声从山崖边丢落下来，落在谷底的柳树枝柯间，落在行人慢行的脚步间，脆亮如钟声。我喜欢清脆的牛铃声清扬在大地的晨昏之间，这是大地的福祉，也是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的福祉。晨间的牛铃声给人温暖，仿若散漫的阳光。向晚的牛铃声给人安暖，让人在瞬息之间忘却了一日的辛劳，愉悦而归。

转过山崖，向阳的山地沐浴在大把大把的阳光里。

突兀之间，从山坳处闪出一抹粉红。是桃花吗？

山桃花开，是春日山野的喜讯。

就像腊月深处贴在人家门楣上的那一抹红，殷红里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爱。

行走山野的人，加快了脚步。

看，是桃花，是山桃花，开了。

长长的地埂仿若一块窄窄的画布，山桃花就是一枚枚别致的印章，钤在窄窄的土画布上。一朵，两朵，三五朵。风，一缕一缕地从田间地埂窜过来，摇着桃枝，那新绽的桃瓣就在风中摇曳着，仿佛振翅的粉蝶。昨夜一定是落过一场细若牛毛的春雨，孱弱的桃瓣上凝着雨珠。粉桃透亮。似昨夜挂在瓷盘壁上的碧螺春茶渍，鲜亮中含着一丝粉嘟嘟的暗红。粉色好，粉色总让人想到细毛绒布，或者细绒画布，给人安静与祥和。几茎花蕊养在安卧着的雨珠里，像是养了一夜的梦。蓝天白云也落在这雨珠浸润的花蕊里，做着白日梦。车前子说，经了春雨的大朵玉兰花，像是一堆打碎的景泰蓝瓷片。还说，玉兰花开需要急急赏玩，等待不得。我心想，昨夜这场雨下得那样轻盈，那样温柔，不然，桃花怎能经得住雨的敲打。

此刻，安坐在地埂边。阳光斜斜地洒下来，风沿着地埂徐徐走动着。

早间的鸟雀正在穿越大地。

从高山之巅俯冲而下，箭一般，它们的背脊上一定背负着昨夜的梦，要不怎么会那么急急地飞。倏忽之间，已然穿过低处的腹地，向着远山而去。穹苍高处，大鸟盘旋着，将身体中的软梯打开，浮在空中，晾晒着翅羽中的陈年往事。

牛羊归圈。如豆的灯火亮起来了。人家的庭院里，门口的高树上。

灯光昏黄。

昏黄的灯光落进门前的小池里。池水也有了灯火的颜色。明人张岱有《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若是张岱亦有村野一小池，立于池边，赏一幅画中烟雨，又该是怎样的文字呢？雨雾云烟般飘过来，雨丝飘飘地落着，水面上泛着涟漪。此起彼伏。娑娑树影碎裂开来，又急急地跑回来，再裂开去。

夜色，从屋檐上垂落下来。

大地复归宁谧。提壶烧水的人，洗过茶盏，正在沏一壶上好的明前龙井。

风华渐远，一些影子

凸现在时间的隐喻里

背对夕阳，天空

是云朵最好的故乡

将时间的倒影拉回纵深

木桥

承载风雨，以及两岸的风景。一截木桥的使命，在于无数次的徒步，坚强的内心经受住时光的考验和磨练。

木桥，是一条河的脊梁。

横在中间，驾驭起无限风情。接受过脚步的洗礼和考量，每一截木头，都是一段记忆。

从一座木桥的内心荡漾。

木桥，就是倒着的树。

成长在河流的顶端和前沿。

站在木桥上，所有的风景都在脚下。对岸的事物

在一座木桥的一端望眼欲穿。

夜色

星空万里。夜色如云似雾。

豆大的月光，照亮一切。

风声里有零星的雨点落下。

苍茫的夜，一颗星星点灯为远处的游子指引道路。

夜色中的事物，捉摸不定。

在故乡的原风景里扎根。

山梁上，硕大的风力螺旋

彻夜不息，一个巨大的圆

日复一日在空中回荡。

星光沿着天空的手掌滑落。

夜幕下，低飞的蝶回来。

在每一束花瓣上，伺机而动。

夜色朦胧，万物静若处子。

一朵云找不到回家的路。



长潭坪

□雪梵

这里有我的恋人
虽然他已远去
去到了一个我可能
还要几十年
才能抵达的地方

这里有我的欢欣
即使事隔经年
看这里的山和水
路和桥还是如此的
沉寂地欢喜

二十多年了那条河
还在那条蜿蜒的小路
还在那片僻静的枫树林
也还在大红的细密的
枫叶还在
如火般热烈地燃烧
一切似乎完全变了
一切又似乎
完全没有变

河边的那片芦苇
依然在风中微晃
一只水鸟
正端详着用一粒粒细小的食物
喂养它的孩子
沉静的碧水中
一叶扁舟如白点般
正从远方缓缓地
向我划来
这波澜不惊的山水嘴
如熬着的岁月
且慢且沉寂

时间的倒影

□何军雄

一些空，在时光中穿梭
如同一个人的一生
在时间的倒影里，徘徊
摇晃成一种记忆碎片
打磨，历练，回归从前

时间的留白，无法触摸
唯有一段流水的叮咚
打破了夜空的月光星辰
每一声鸟鸣里，都有
时间的倒影在拾捡过往

风华渐远，一些影子
凸现在时间的隐喻里
背对夕阳，天空
是云朵最好的故乡
将时间的倒影拉回纵深

木桥

承载风雨，以及两岸的风景。一截木桥的使命，在于无数次的徒步，坚强的内心经受住时光的考验和磨练。

木桥，是一条河的脊梁。横在中间，驾驭起无限风情。接受过脚步的洗礼和考量，每一截木头，都是一段记忆。

从一座木桥的内心荡漾。

木桥，就是倒着的树。

成长在河流的顶端和前沿。

站在木桥上，所有的风景都在脚下。对岸的事物

在一座木桥的一端望眼欲穿。

夜色

星空万里。夜色如云似雾。

豆大的月光，照亮一切。

风声里有零星的雨点落下。

苍茫的夜，一颗星星点灯为远处的游子指引道路。

夜色中的事物，捉摸不定。

在故乡的原风景里扎根。

山梁上，硕大的风力螺旋

彻夜不息，一个巨大的圆

日复一日在空中回荡。

星光沿着天空的手掌滑落。

夜幕下，低飞的蝶回来。

在每一束花瓣上，伺机而动。

夜色朦胧，万物静若处子。

一朵云找不到回家的路。

